

從想像走入田野： 考古夢的實踐

文／圖：李梓瑄

以前，從電視上看到國外節目在某個偏僻的地方挖到恐龍骨頭，節目中敘述挖恐龍骨的地點、數量…還有他們把骨頭帶回博物館後所做的處理。而這種從地上或地底探索新事物的過程我非常感興趣，覺得世上仍有很多我們不知道的東西尚未被發現，因此當時的我很希望以後有機會能做這方面的探索，對這夢想有很深的嚮往。但當時卻因為年紀小，不知道要如何得到這方面的資訊，慢慢地這一時興起的小小夢想就被我所遺忘了，認為這夢想注定與我無緣。

直到我升上大學，我很幸運地進入了有人類學課程的人類發展學系。在認識自己的系所時慢慢地認識人類學，知道人類學又分成四個分科：文化人類學、考古人類學、體質人類學、語言人類學。上過人類學導論後知道原來以前所嚮往去挖掘以前遺留下來的遺物這件事原來就是「考古」。但上過考古學概論後，才知道原來我對考古人類學有個嚴重的錯誤認知。原來我所學的「考古學」是根據古代人類的遺物和遺跡，來建立古代文化的年代、重建古代人類的生活方式和解釋文化發展的過程；而發掘恐龍骨頭卻是屬於「古生物學」。很顯然的，兩者並非相同，前者是探討「人」；後者探討「古生物」。

課堂中老師教導考古的目的、歷史發展、台灣遺址簡介…，從中學到了很多新的知識與觀念，也慢慢地把考古的錯誤認知糾正。之後，我對考古仍有著很大的興趣與嚮往，想對「考古」有更多的認識，只有課堂的學習滿足不了我的好奇心，我好想自己去發掘，親自體驗發掘過程，並學習課堂中老師沒教的事。

在學期末時由於教考古學概論的陳有良老師提供我們在暑假去淇武蘭遺址實習的機會，體驗考古都在做什麼。之後又聽說台東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在這學期有開放課程實習。好不容易有這難得的機會當然要把握，所以我決定兩個遺址都要去，到不同的遺址學習考古，讓自己有更進一步的學習與認識，並確認自己對考古的興趣以及自己適不適合做考古。抱著這樣的心情，我開始了我的暑期考古實習。

因此這個暑假我很幸運地獲得兩個地方的考古機會，一個是宜蘭礁溪的「國道5號側車道二龍河段延伸新闢工程與淇武蘭遺址重疊範圍之搶救發掘計畫」，一個是台東的「卑南文化公園二期範圍卑南遺址考古發掘計畫」。

宜蘭礁溪－淇武蘭遺址

位於得子口溪、二龍河與茅埔圳的交會處。由於「國道5號側車道二龍河段延伸新闢工程」將經過淇武蘭遺址，為避免重要文化資產因為工程建設而遭受嚴重破壞，並且為了妥善保存文化資產、降低因為工程施作造成對考古遺址的影響，依據文化資產保護法，宜蘭縣政



府委託台灣大學進行「國道5號側車道二龍河段延伸新闢工程與淇武蘭遺址重疊範圍之搶救發掘計畫」，屬於搶救型的發掘計畫，所以在現場大多由那邊的考古大爺們進行發掘，非常有效率的發掘。對沒考古過的我們來說實習當然是要從頭開始學，而考古工作的開頭就是要發掘。

淇武蘭遺址是全面性的發掘計畫，以4m×4m的正方形作為一個發掘坑位的單位，坑內視發掘需要，再以順時鐘方向編為ABCD四個2m×2m區域，土質為黏土。

這裡的實習就是從基礎開始，學習發掘一個2m×2m的坑。前幾層的發掘已依據先前探坑的發掘結果知道遺物出土的大約深度，因此先以20cm為一層進行發掘，使用大圓鏟把上層無遺物的土鏟除，但在鏟土的過程中仍要注意黏土中是否有遺物。當有遺物出土時，就會改以10cm為一層發掘，並改用小工具一小鋤頭與手鏟發掘。發掘結束後會用刮刀把坑底刮平，目的是為了能清楚辨識土色，以及以後在看坑底照時，不會因為坑底凹凸不平而造成誤會，然後拍坑底照、完成這層坑底的文字描述。拍照時要在坑底放標竿以及字牌，注意坑底不能有陽光，因為陽光會使土色有差異。發掘的過程中要學如何寫紀錄，記錄坑底的土質土色以及出土遺物，如果坑底有土色變化可用敘述並在坑底簡圖上畫出土色分佈，如果坑底有遺物保留在坑底尚未取起，也要把它畫進簡圖中。一層結束後要整理出土的遺物並裝袋，裝袋時要把坑細分成四小區abcd分別裝袋，學會分辨遺物種類並在袋子上寫上遺物的資料。持續以上的發掘程序我並沒有感到厭倦或乏味，反而越做越開心。

探坑挖到一定深度後，學習繪製界牆圖，其實界牆圖和坑底圖很相似，要畫出界牆上土層的土質土色，以及界牆上遺物的分佈。不同的地方在於界牆是垂直的，所以比坑底圖多一些資料要敘述，例如：要標示界牆的高度，還要幫各土層做描述…。

在最後一周改學作室內工作，學習如何撰寫一份發掘報告，以其中一個2m×2m的坑作為整理紀錄的練習；整理發掘紀錄的內容。當我把坑的記錄看過一遍後，我發現我不知道要如何開始把它寫成一篇文章的報告。這個月的實習讓我深刻的感受到「寫紀錄」這件事對我而言非常具有挑戰性，腦中明明有想寫的東西，卻無法清楚地描述出來；所以當我在做發掘報告時，同樣的問題又再次發生。好不容易，我花了2天終於把這坑的紀錄整理完，但一份完整的發掘報告還要有前言、計畫緣起、自然環境…，還有很多東西需要去完成。

台東－卑南遺址

台東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針對卑南二期計畫進行全面性規劃，並於2009年提出「卑南文化公園二期範圍卑南遺址考古發掘計畫」，目的是為了釐清卑南文化二期範圍遺址的分



佈與內涵，屬於研究型的發掘計畫。而我們的實習就是參與這次的計畫，發掘卑南遺址。

卑南遺址為2.5m×2.5m的探坑發掘，人工層位以10cm一層，由於土質為壤土，發掘的工具是使用大十字鏟及鋤頭來發掘無遺物的土層，大十字鏟非常的重，對我們女生而言有些吃力。當挖到遺物時通常代表接近文化層，就會改用小工具一小十字鏟及小平鏟，這兩種工具較適合處理壤土。卑南遺址的紀錄項目較複雜、仔細，在敘述上讓我有些措手不及。幫助我們發掘的考古隊大哥們的發掘速度非常快，當我們還在思考上層紀錄要寫什麼時，他們已經幫我們挖好一半了；指導我們實習生的長庚學長很希望我們在這次實習中可以培養出精確且迅速進行探坑紀錄的能力，因為紀錄非常重要，而且在有些田野一位紀錄員可能要同時兼顧2個以上的探坑。在遺物裝袋上，卑南遺址把坑細分成25個小區，分區裝袋。

經過一個月的發掘我們實習生的發掘速度極為緩慢，因此沒有機會繪製原本負責的探坑界圍圖，反而是去繪製考古隊大哥發掘至3米1的探坑。在繪製界圍圖時，第一個要克服的就是對梯子的恐懼，因為需要用梯子下到坑底，而且還經常要趴在梯子上才能測量高處的土層。

在卑南遺址實習滿足了我之前在淇武蘭遺址的遺憾，那就是清洗遺物。8月底因為颱風



的關係，我們實習生改做清洗之前發掘出來的遺物。刚开始洗很興奮，但洗了以後發現洗陶片不容易，一個是在用軟毛牙刷清陶片表面時，要很小心的控制自己的力道，不然陶片上很容易出現刷痕，就算當下用肉眼看不出來，但一放到放大鏡下，可能就會看到施力過當造成的刷痕。另一個是清洗工作要一直維持同一個姿勢洗陶片，腰很容易就痠了。但整體來說，仍是不錯的經驗，因為對這次的實習早已抱著甚麼都要學習到的決心。

在這裡實習的另一個收穫是學長帶我們去遊東部的幾個遺址，學長跟我們介紹路上經過的遺址，並對其中幾個遺址做地表採集；就是從地表上採集石器及陶片等遺物。我認為作地表採集，最需要具備的就是在地上尋找遺物的眼力。刚开始我們連石器都分辨不出來，幾乎找不到任何一個石器，反而是學長不斷地找到，然後我們也就養成了，看到疑似石器的石頭就拿去問學長的習慣，但也經常被學長回「不是」。過程中，學長給了我們很多指導，例如：石器的材質通常是變質沙岩、石器的形狀、類型…。持續這樣的教學方法，我們的錯誤率慢慢降低。而我在地表採集之後遺症就是會無時無刻的掃過地上的石頭，尋找是否有遺物，但通常不是在遺址上，不管怎麼看都不會找到的。

採集回來的遺物也是由我們實習生負責清洗，在清洗的過程中，偶然地整理出這次實習對遺物的態度有非常有趣的轉折。發掘時，遺物的出土量非常少，所以非常渴望能有多點的遺物；在地表採集時，撿到非常多的遺物，感到非常愉快；清洗遺物時，很氣自己為什麼要撿那麼多；洗完後，看著那些遺物，心中卻又感到非常欣慰。

這個暑假的考古實習，流下許多汗水，換來許多寶貴的經驗。不只是對考古的樂趣依舊，也認識了很多不同的人，完整的體會到考古田野的樂趣。非常感謝讓我實習的單位，以及這段期間照顧我的長輩們，希望以後能有機會再向他們學習更多考古的相關事物。

(作者為慈濟大學人類發展學系九七級學生)